



浙江法治报

2026年4月
星期四
农历丙午年二月廿二
数字报: <http://zjfb.zjol.com.cn>
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
浙江法治报社出版

新闻热线:0571-85310548 13857101115 |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33-0118 邮发代号:31-25 | 邮箱:zjfbxw@126.com | 第7469期 今日8版 | 平安浙江网:www.pazjw.gov.cn

从“各扫门前雪”到“共下一盘棋”

法治浙江建设20年
点亮幸福生活

本报记者 金逸尘

本报讯 “你反复纠缠，我女儿还怎么上学？”日前，绍兴市高教园区综治中心里，大一女生方某(化姓)的母亲眼眶泛红。校外男子程某态度强硬，以恋爱期间的经济账目为由，索要高额“分手补偿”，“否则就不能和你女儿分手”。这场线上相识线下相恋，但很快反目，又陷入拉扯的关系，在综治中心数小时调解下，终于划上句号。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：恋爱期间经济往来清零，今后一别两宽，再无瓜葛。这起情感纠纷顺利化解的背后，是校地协同治理交出的高分答卷。

时光回溯至2000年，当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在塔山校区挂牌成立时，越城区的高教版图刚刚起步。此后20余年间，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、绍兴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高校陆续进驻，10.5万名师生在鉴湖边集聚。然而，“高校统筹不了问题，属地‘管不到’、部门‘管不好’”的困局长期存在，2006年法治浙江建设启动之初，绍兴高校的安全治理基本是“校内自治”模式：各校分别与属地街道单线联系，条块分割、信息壁垒、力量分散。

20年来，法治浙江建设从“立柱架梁”到“积厚成势”。绍兴顺势而为，在市委政法委指导下，越城区委政法委牵头，在东浦街道成立高教园区综治中心，采用“区建、市区共用”模式，汇聚市、区两级19个职能部门、6个街道、8所高校力量，构建起“中心统筹、站点联动、校地协同”的三级联动架构。

“过去每逢开学，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要

分别联系综合行政执法、公安等好几个单位，现在只需跟综治中心打个招呼，效率大幅提升。”一位高校保卫处负责人的感慨，道出了从“各扫门前雪”到“共下一盘棋”的质变。

在高教园区综治中心指挥调度区，实时数据汇入AI治理模型，矛盾纠纷、社会治安、重点人员信息经智能研判后分级推送。自2025年成立以来，中心已累计化解校园纠纷200余起，成功率超99%。那些曾经要跑断腿、磨破嘴的矛盾，如今在这个“矛盾化解终点站”里，得到了最优解。

不久前，一名大三学生在情感困扰下产生轻生念头，深夜向综治中心“红枫青听”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求助。接线咨询师立即启动“心理危机一级响应”，同步联动高校辅导员、中心值班人员及医疗机构。热线持续陪伴、专业干预介入、绿色通道开启——天亮时分，该学生情绪平稳、重燃生活希望。如此高效的生命守护，依

托的正是综治中心与高校、医院、街道之间法治化的协同机制。

改变的不仅是效率，更是治理的逻辑。曾经，校园治理主要依靠行政力量“自上而下”的管理：签订责任书、组织安全大检查、开展专项整治，高校与属地之间是“邻居”关系，有事才来往、无事不相干。如今，综治中心践行“共建共治共享”治理理念：“红枫联动”警车常态值守，“青枫小队”学生志愿者以“同龄人语言”化解同辈矛盾，全年48场“青枫课堂”让学生们从“被保护者”成长为“共治参与者”……这种“高校综治工作站前哨感知—属地街道中心周边处置—园区中心枢纽统筹”的架构，让10.5万名师生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。

以制度韧性回应青春烦恼、以法治温度守护校园安宁，高教园区综治中心已成为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在“校地融合”领域的创新样本。



春耕画卷

春风送暖，沃野披绿。各地抢抓农时，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，勾勒出一幅幅生机盎然的春日农耕画卷。图为余姚市黄家埠镇上塘村村民在田间劳作。

新华社 张辉 摄

11岁男孩吃“百家饭”大半年，法官给他“找”回一个家

本报记者 陈贞妃
通讯员 郑佳萍 余宙

初春的早晨，空气中还带着些许凉意，路边的梧桐树刚冒出嫩芽。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松厦法庭庭长丁文杰周末没休息，一大早赶往上海，去看一个他一直放心不下的小当事人——明明(化名)。

“丁叔叔！”丁文杰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传来一声清脆的喊声，11岁的明明从弄堂里跑出来。丁文杰一把抱起他，眼前这个眉眼弯弯、眼里有光的小男孩，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弱小可怜的孩子了。

“叔叔一定给你想办法”

明明是丁文杰去年办的一起变更监护人案的当事人。他家原本在上虞区吕家埠村，身世让人心疼。明明1岁时，爸妈就离婚了。妈妈王芳(化名)改嫁到安徽后，再也没了消息。爸爸一个人把他拉扯到10岁，可去年初春，爸爸也生病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明明就成了村里吃“百家饭”的孩子。

“这孩子太可怜了。”村支书吕森龙回想起来，还是忍不住叹气，“他爸刚走那阵子，他像丢了魂一样，整天不说话，就坐在门口发呆。”村委会和松厦街道妇委会好几次联系他妈妈，得到的回复却很无奈：

“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日子也紧巴巴的，实在养不起他。”

爸爸走后，明明一个人过了半年多。“孩子还这么小，不能没人管啊！”吕森龙找丁文杰帮忙。

上虞松厦被称为“中国伞城”，松厦法庭有个“幸福伞”家事解纷平台，联合村社书记、妇联、民政等多方力量，给困境儿童提供法律、生活、心理上的支持。听说明明的情况后，丁文杰带着“幸福伞”团队第一时间赶到了村里。

“叔叔，我不想去孤儿院。”明明坐在丁文杰面前，眼里全是无助。“你还有妈妈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。”丁文杰轻轻摸着他的头安慰。“我没见过妈妈，她说她养不起我，让我别找她。”明明说的每一句话，都

像针扎一样，戳在场每个人的心上。

“别担心，叔叔一定给你想办法。”丁文杰说得特别坚定。

“我能把他养大”

如果能让孩子回到妈妈身边，那是最好的。可多方调查下来，明明妈妈确实没有抚养能力。“她改嫁后又生了两个孩子，她自己没工作也没收入，现任老公家里也不宽裕。”丁文杰叹了口气。从法律上可以判她必须尽义务，但硬把孩子塞进那个陌生的家，对明明未必是好事。

那谁来当监护人，对明明最好呢？

(下转2版)

导读

家狗野狗“合伙作案”，损失谁来赔？

| 2版 |

“单身富婆”温柔示好，背后是个66人诈骗团伙

| 2版 |

